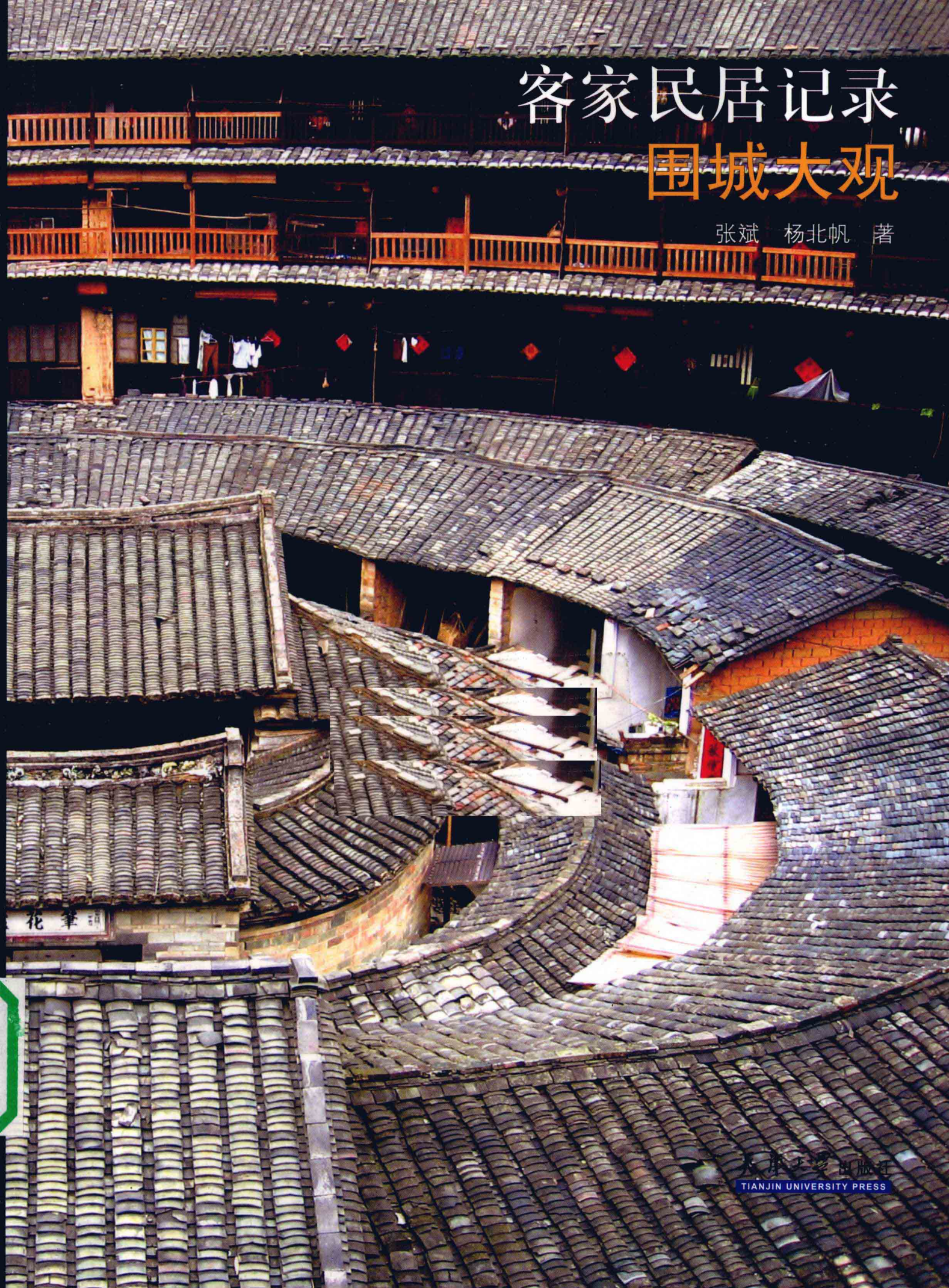


客家民居记录

围城大观

张斌 杨北帆 著



花筆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客家民居记录·围城大观

张 斌 著
杨北帆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围城大观/张斌,杨北帆著.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4
(客家民居记录)
ISBN 978-7-5618-3425-1

I. ①从… II. ①张… ②杨… III. ①客家-民居-简介-中国 IV. ①TU2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4708号

出版发行: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杨欢

地址:天津市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内

电话:发行部 022-87402097 编辑部 022-27406416

邮编:300072

网址:www.tjup.com

印刷: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210mm×288mm

印张:13.5

字数:38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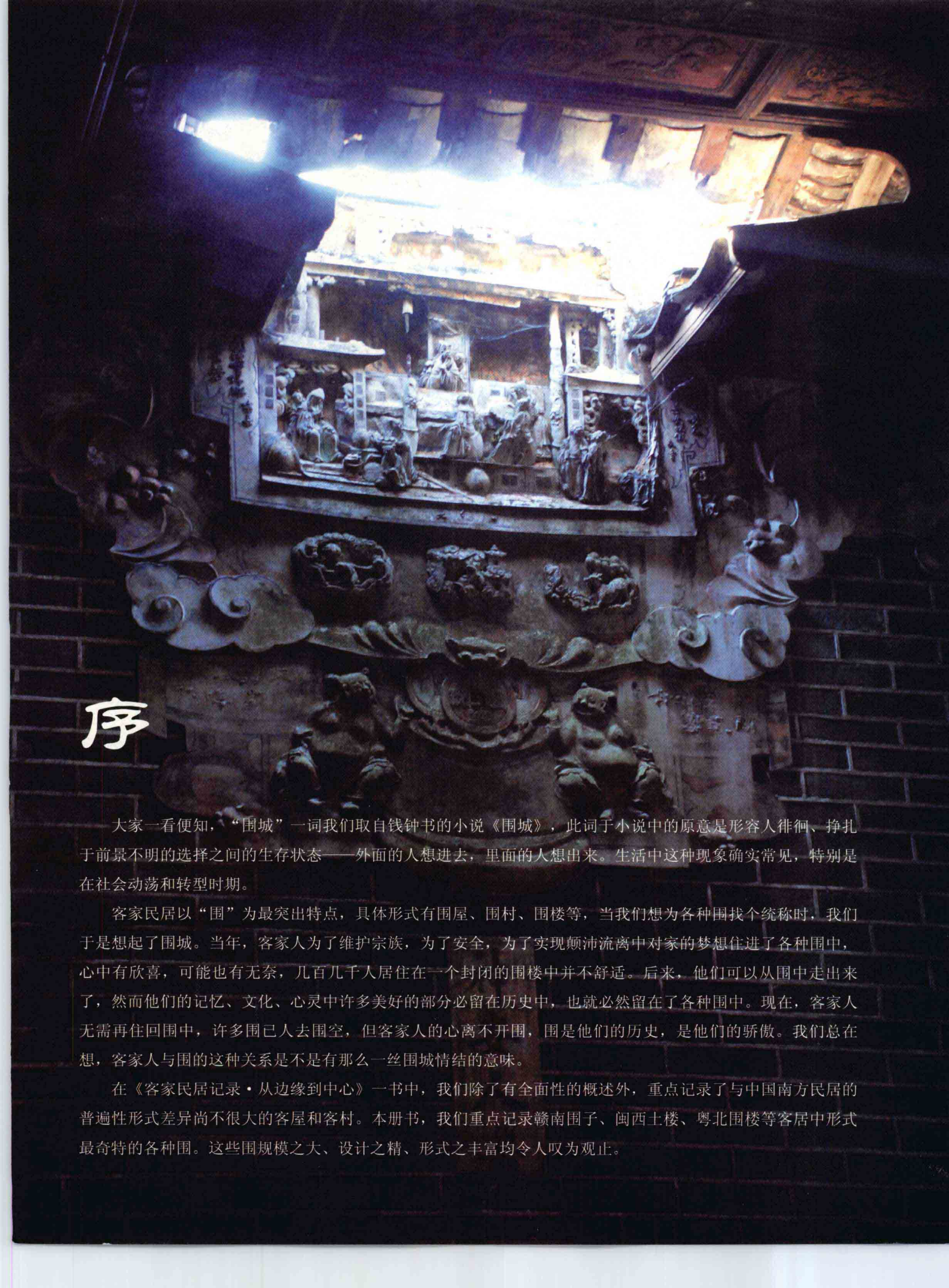
版次:2010年4月第1版

印次:2010年4月第1次

印数:1-3 000

定价:220.00元(共2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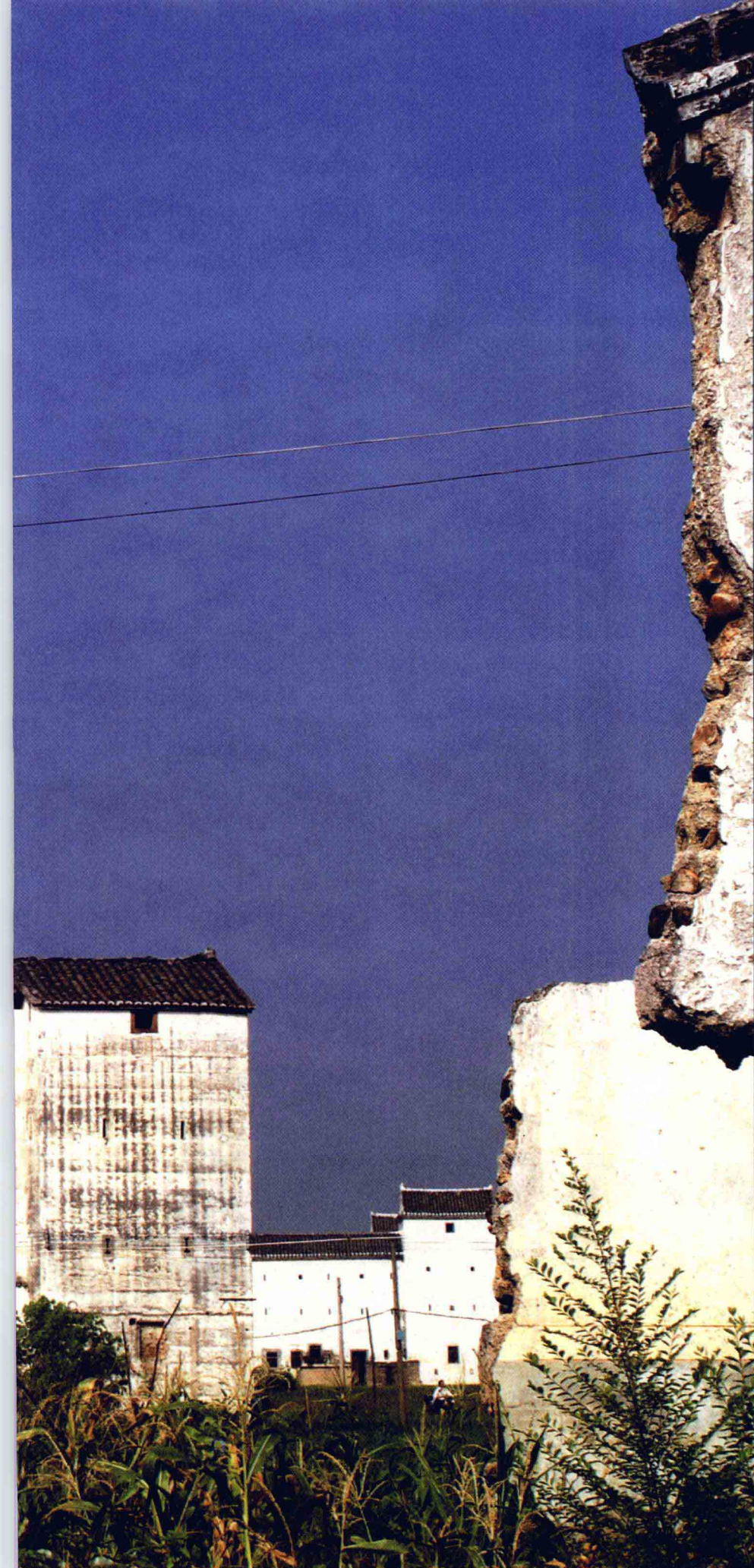
大家一看便知，“围城”一词我们取自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此词于小说中的原意是形容人徘徊、挣扎于前景不明的选择之间的生存状态——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生活中这种现象确实常见，特别是在社会动荡和转型时期。

客家民居以“围”为最突出特点，具体形式有围屋、围村、围楼等，当我们想为各种围找个统称时，我们于是想起了围城。当年，客家人为了维护宗族，为了安全，为了实现颠沛流离中对家的梦想住进了各种围中，心中有欣喜，可能也有无奈，几百几千人居住在一个封闭的围楼中并不舒适。后来，他们可以从围中走出来了，然而他们的记忆、文化、心灵中许多美好的部分必留在历史中，也就必然留在了各种围中。现在，客家人无需再住回围中，许多围已人去围空，但客家人的心离不开围，围是他们的历史，是他们的骄傲。我们总在想，客家人与围的这种关系是不是有那么一丝围城情结的意味。

在《客家民居记录·从边缘到中心》一书中，我们除了有全面性的概述外，重点记录了与中国南方民居的普遍性形式差异尚不很大的客屋和客村。本册书，我们重点记录赣南围子、闽西土楼、粤北围楼等客居中形式最奇特的各种围。这些围规模之大、设计之精、形式之丰富均令人叹为观止。

目录

第一章 梅岭内外	1
第一节 坞壁与客居	2
一、关于坞壁	2
（一）历史中的坞壁	2
（二）坞壁与四角楼	3
二、坞壁浅考	4
（一）山西的“活化石”	4
（二）坞壁现象	10
第二节 赣南的围子	12
一、关西镇	12
（一）新围	12
（二）新老之间	16
二、杨村镇	20
（一）燕翼围	20
（二）乌石村	22
第三节 粤北诸围	30
一、浈江之畔	30
（一）东湖坪	30
（二）罗坝长围	38
二、车八岭下	41
（一）司前镇	41
（二）满堂大围	46
三、翁源围村	51
（一）湖心坝	51
（二）蕙茅墩	56
（三）罗盘围	58
第二章 烟中楼影	60
第一节 土楼之源	61
一、客畬关系	61
（一）关于畬族	61
（二）半山客	63
二、弧与圆	64
（一）几何形的生成	64
（二）饶平寻源	65
（三）源在闽粤交界处	66
第二节 闽人土楼	73
一、莆泉漳的土楼	73
（一）平和土楼	73
（二）华安二宜楼	79
（三）天宝洪坑村	81
（四）泉港定楼	81
二、三明土堡	84
（一）水美三堡	84
（二）松庆堡	89
（三）绍恢堡	90



(四) 琵琶堡	91
(五) 安贞堡	92
第三节 客家土楼	94
一、永定北部	94
(一) 高陂土楼	94
(二) 抚市土楼	97
二、永定东南部	105
(一) 洪坑村	105
(二) 南溪沟	116
(三) 高头土楼	121
(四) 下洋中川村	126
三、南靖西部	128
(一) 塔下村	128
(二) 田螺坑	129
第三章 东江流年	132
第一节 寻乌水	133
一、盐米商路	133
(一) 羊角水古堡	133
(二) 周田大屋	135
(三) 东团老围	137
二、晨光镇	138
(一) 明代的南赣	138
(二) 卫守府	139
(三) 古柏故居	142
第二节 东江边	144
一、龙川	144
(一) 南下干部第一人	144
(二) 佗城	146
二、浏水林寨	150
(一) 石镇村	150
(二) 兴井村	154
三、河源大楼	157
(一) 乐村石楼	157
(二) 下漆村	162
(三) 山下八角楼	168
(四) 仙坑村	172
(五) 三顺楼	178
(六) 苏家围	185
(七) 德先楼	186
四、江之北	192
(一) 棣萼楼	192
(二) 儒林第	194
(三) 邓村石屋	196
五、海岸山北	200
(一) 秋长大围	200
(二) 龙岗大围	203
(三) 凤岗高碉	207

第一章 梅岭内外

梅岭是五岭之一的大庾岭中的一座山，因山中有梅关古道而知名。经历代开凿，梅关古道成为连接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孔道。孔道东北面是江西赣州，这片客地的南部现存大量的客家围屋，俗称赣南围子；孔道的南面是广东韶关地区，梅岭下的珠玑巷古代曾是南迁中原人驻足的一个基地，后来广府人将其视为自己的祖地，相当于客家人将宁化石壁视为祖地。然珠玑巷周边的山区中现在居住的多是客家人。沿浈江至始兴，再从始兴南下进入翁江流域，这片区域中的客家人多住在围中，这些围的形式又几乎囊括了客居中各种围的类型。



第一节 坞壁与客居

一、关于坞壁

(一) 历史中的坞壁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记得，董卓乱政后，他树敌甚众，其时洛阳、长安两城都已毁坏，他便筑郿邬居住以保安全。后来王允、吕布要杀他，怕郿邬坚固难攻，特将其引出来才消灭他。这段情节与正史所记基本一致。《三国志》载：“筑郿邬，高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储，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另成语坚壁清野也是出自三国时期。

郿邬就是一个坞壁，根据相关古籍的大量记载得知，这种建筑形式流行于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住其中者多为门阀大户，其大于一般府第宅院，安全性能突出，故遇战乱时权贵、大家族等有能力者都要筑起坞壁自保，称霸一方者为防报复也要筑坞壁。想像在汉晋末年的乱世中，坞壁可能是当时世上尚存最多的建筑，那么坞壁是什么样子呢？没有当年实物遗存。查《故训汇纂》，坞（塢，郿，隰）字有“小障也、壁垒也、里也、营居曰坞”等意，应为封闭、有防卫、有些军事化居住意味的寨堡类建筑；壁可能是表明坞有高墙厚障防护。结合其他史料的描述，我们可以认为坞壁应比一般的城池小，在建制上应比城池等级低，一般也独立于城池之外，为小一些的、等级低一些的小城或堡垒。

我们再结合考古挖掘出的古城遗址、古籍对古城的描述和现存古城等资料应可确定，坞壁盛行时期，城池的形制是多样化的，并非均如《周礼·考工记》上的标准样式，那么坞壁的形制应会更多样、更随意。有人遇险或为显示威严而建壁，他可能在原来的府院外围环以高壁即成坞壁，也可能在地势险要处因地制宜另建新壁等。那么想像当年坞壁的样子，它们简单者就如土围子，复杂考究者会摹仿城池，各取所需，各尽其能。



河南省出土的三进院落式汉代明器。



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五塔楼形明器。

（二）坞壁与四角楼

各类出土文物上展示的古代建筑形象是否真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现在有人办丧事时给死者用纸糊别墅的情况，那纸别墅的样式总会与真实的别墅八九不离十。按此常理推测，古人在陪葬品上描绘建筑形象也不会完全空穴来风。按人们一般对寨堡形象的理解，出土文物中与之形象接近的有河北安平遼家庄汉墓壁画上的带细高望楼的大屋、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一件五塔楼形明器、河南省出土的一件三进院落式汉代明器、广州汉墓出土的“四角楼”明器、敦煌五代时期壁画上的山西大佛光寺形象以及各种汉画像砖上的建筑局部形象等等，这些文物上的建筑形象对当时的建筑实况肯定有不同程度的理想化、抽象化、简化等，然它们必然也体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真实情况，其中广州出土的那件“四角楼”最像一座小城堡，而它又与现存的客家民居中大量存在的“四角楼”形式酷似。于是便有许多客家学者认为它一定就是坞壁的原形，而它与它酷似的四角楼就是活着的坞壁，乃至进一步由此证明客家人之所以住在现代坞壁中，就是因为他们的先人正是住古代坞壁的中原衣冠士族。

这样的快速推断难以让人信服，一方面它缺乏封闭性的推理证据；其次它是在客家学先驱罗香林教授的五次迁徙说、中原衣冠士族说等结论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次大迁徙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中，那时正是中原流行坞壁形式的时候，住坞壁的衣冠士族南迁至江淮甚至有至浙赣者，但他们在新定居地并没有再住坞壁，因有记载说这时南方世族多住别墅庄园，北方南迁世族也入乡随俗了。那么，几百上千年后，主要在第四次迁徙中，这些衣冠士族的后裔因战乱多又突然想起坞壁的形式，从而盖起我们今天看到的客家围，这样的故事确实无法作为论据。然而同时，四角楼明器等与客家围楼存在的诸多关系如果只被认为是纯巧合也不能让人信服。那么，如果我们执客居形式很可能与坞壁形式存在关系这个论点的话，我们需要做的只能是尽量去找更多的论据，最终也许得不出结论，但对客居源流的研究应会有所帮助。



广州汉墓出土的“四角楼”明器。



上二图为粤北地区多见的大碉楼，下图为客居中常见的四角楼，这两种建筑在形式上与所谓坞壁，特别是明器四角楼最为接近。



二、坞壁浅考

(一) 山西的“活化石”

中国古代建筑的形制在发展过程中虽于各朝各代均有所变化，但总体上应该说变化不特别大，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所谓坞壁应是堡垒类建筑的一种古称，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当年坞壁的形式必然或多或少地为后代的各种堡垒建筑所继承而保留下来。

我们现在似乎只可见堡垒而不可见坞壁，但坞壁真的完全消失了吗？先看一看所谓坞壁这个名字在历史中的情况。粗翻古书我们看到，汉晋以后邬字不仅少见，而且其意义越来越靠近船坞而远离堡垒，笔者只偶见于《宋史·叶适传》中有叶适上“堡邬之议”，建议南宋政府在江淮一带广筑堡邬，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抵御金兵，还有《明史·流贼列传》中有“所过，民皆保邬堡不下。”的记载，是说李自成掠民，民都躲在“邬堡”内自保。现在陕西、山西保留下来的一些堡垒多自称建于明末以防农民军，建堡垒者均为豪绅大户或官家。另山西运城市西侧有个村子叫张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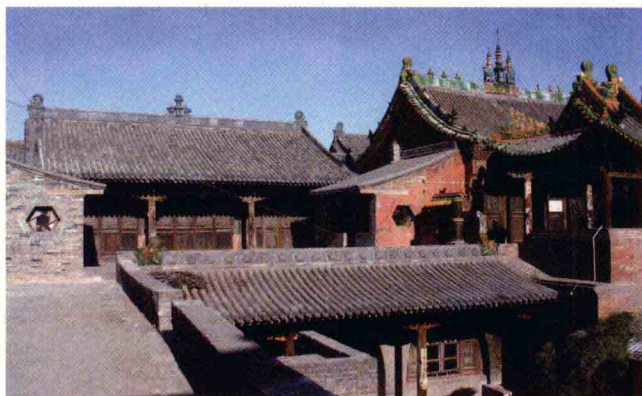
壁字仍很常见，其意义也多是在指堡垒。《新唐书·王世充传》中有如下记载：“时百姓皆入壁，野无所掠。”《旧唐书·屈突通传》载：“通令显和夜袭文静，诘朝大战，显和纵兵破二壁，唯文静一壁独完，然数入壁，短兵接，文静中流矢，军垂败，显和以士疲，乃传餐食，文静因得分兵实二壁。会游军数百骑自南山还，击其背，三壁兵大呼，奋而出，显和遂溃，尽得其众。”

这说明唐代时壁在战乱时普遍存在，而“壁”字的联系作用让我们可以认为唐代的壁应大体上就是汉晋的坞壁。因唐代距晋代时间不长，中间隔南北朝，如果坞壁形式有什么变化，可能也只是沾了些胡气，形式比原来自由了些。然唐代以后，壁字也少见了，除了作壁上观、坚壁清野这类古语外，中小型防御建筑多称堡或寨了。没了壁字的联系，我们不好认为宋代以后的堡垒就是坞壁的延续。好在我们在山西找到了坞壁的蛛丝马迹，因为我们找到了大量带壁字的地名，也找到了壁的实物。结合上述《明史》中的“邬堡”也在山西一带，我们便把注意力先转移到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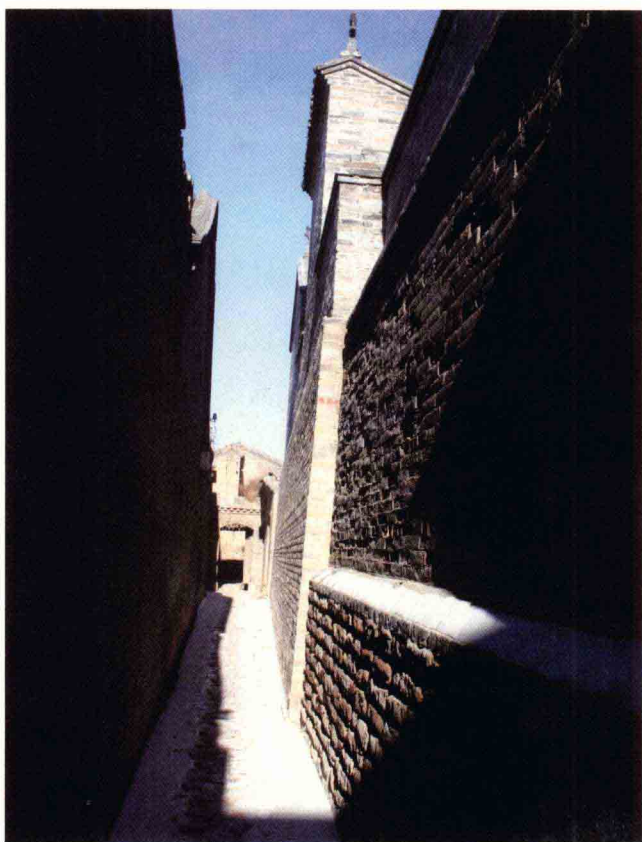
山西历史悠久，又历来是兵家、商家必争之地，古建筑存量巨大，中国两座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都在山西，元代以前的古建筑也大半在山西。山西的古建筑还有一种“活化石”的特点，即使是后代的建筑也多保持更古代的形制，如明清建筑上会有唐宋式巨大的斗拱等。此外，山西还是客家先民第一次南迁时极重要的一个出发地。

山西阳城黄城村陈氏大堡，
俗称“皇城相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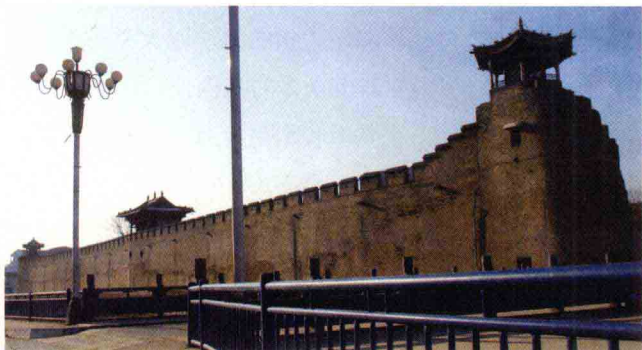




左上图：张壁内不仅有地道在地下连通村内各处，许多地方屋顶也是相通的。右上图和左中图均为张壁内的街道，除庙宇等公共建筑的门和壁门外，居住建筑的院门相对较少，这是里坊制的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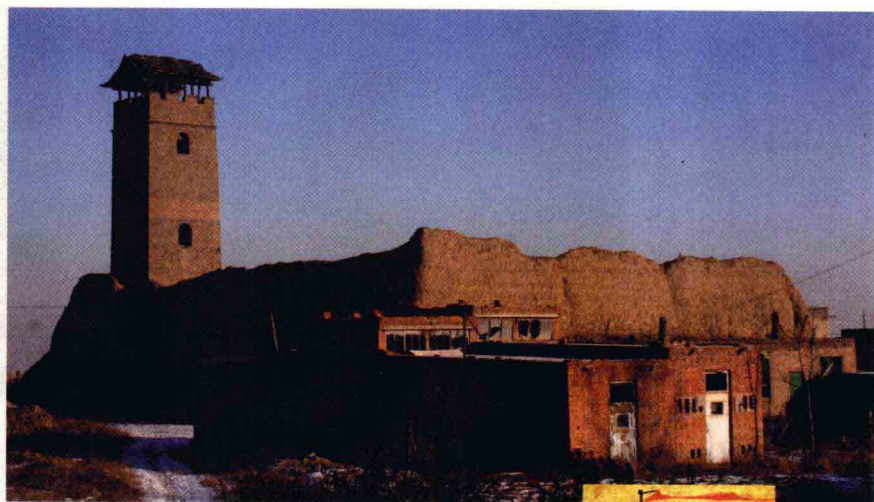


“皇城相府”对面的郭峪村的一部分，相对而言，它更接近城池形式。



山西介休绵山脚下现有一古堡名曰“张壁”，单从其中的壁字就不禁让人联想起坞壁。据史料载，张壁古堡已有上千年历史，堡内有座可汗祠，内奉刘武周、宋金刚、尉迟恭像。刘武周为隋末天下大乱时起兵的群雄之一，他从山西北部南下攻取了李渊的老巢晋中、晋南，李世民率军反攻，先于现山西新绛的柏壁（又是一个壁）抵住刘武周兵锋，然后在介休一带歼其主力。这段历史结合张壁古堡内供刘武周神位及其当时刘的部将确实是宋金刚、尉迟恭等现象，应能印证此堡发端于隋末，或为当时刘武周之兵所修，或为其隐匿下来的溃兵在稍后修的。

现存的张壁人们已称它为“古堡”，古堡建筑主要是明清时期的，但据说其中有唐宋元的构件。古堡呈不规则长方形，堡壁甚高，堡内建筑除有众多而密集的庙宇外，另一大特色是尚存有唐代里坊建筑形制。里坊制是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城邑中居住区的主要形制和清末前农村行政编制的主要形式。城镇里坊的大致细节是几十上百户人家组成一个里坊，里坊外围尽是高墙，整个里坊对外只开一两两个坊门，有专人把守，定时开闭，里坊内部各家门户均朝坊内街巷开。这种居住区模式封闭，有防卫性、军事性，也有部分监视居住的意味。宋代以后，里坊制逐步瓦解，但有防卫需要的建筑物中还会局部保留里坊制，山西的古城建筑中特别是古堡中保留尤多，目前出名的晋商大院本也称堡，内部构造多为改良的里坊制，这是山西古建筑“活化石”特征的另一体现。张壁的防御性还体现在它有庞大的地道系统，不过，这不是我们本书感兴趣的内容。



上图：平遥段村某堡内的高碉。
右图：河北安平汉墓壁画。



平遥梁村内的堡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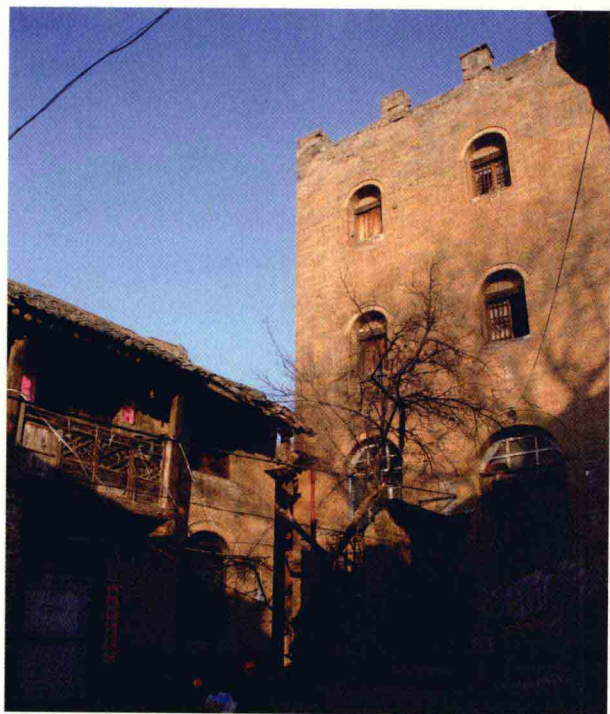
除张壁、柏壁以外，山西称壁的地方还有很多，“农业学大寨”的那个大寨旁边有个赵壁，平遥古城边有岳壁、虎壁、赵壁等等，而如梁村、段村等虽已称村，但村镇均是由若干个方形土堡构成，显然是“壁”的格局，特别是段村的几个土堡中有细高的碉楼，形式颇似多被认为是坞壁形式的河北安平汉墓壁画上的一座房子。晋东南还有郭壁、辛壁等。郭壁位于沁阳县沁水边上，从前郭壁很大，有金郭壁、小北京之称，如今虽已零乱，但仍有格局可辨。郭壁内的建筑都是一组一组的独立封闭的防御体，并且均以某某坊、某某里命名，各坊里之间多由内门楼和过街楼连接。后部山坡上还有一座尚有土壁墙残留的堡寨，防御层次很多。

与许多其他山西古民居一样，郭壁民居多楼，不仅是门楼、过街楼，各里、坊上多角楼、望楼等，一些院落如“极高明”大院的格局与河南出土的那件三进院的汉明楼有相似之处，封闭高大如城堡，众多角楼等也与各明器有相似之处。郭壁对面的李庄也是一样，一座大屋的望楼直接建成了炮楼形。

辛壁村位于沁阳县东沟村以南，东沟村本身即为古村，村中如徐家院等即是封闭性的楼院。辛壁村内除民居外，其中的成汤庙极为显眼。庙宇在古代也是需要防护的特殊栖身之所，山西庙宇中前部常有的钟鼓楼通常与门楼连成一体建造，这样，整座庙宇的造型看起来更似“河南三进大楼”那件明器。

阳城县润城镇的上庄村和砥洎城等虽不再有壁的名称，但其形制均为堡寨，高墙厚壁并多有角楼，其中上庄的“进士第”、“司马第”及砥洎城中诸院落中都有一种叫“插花楼”的后边角楼。湘峪古堡更是一座大型古堡，遍布角楼、望楼，其中也不乏类似插花楼的构造。插花楼的存在，必然让人联想到明器上众多的角楼。

现在有名的“皇城相府”和其对面的郭峪村是规模更大、质量更好的古堡，在其中我们虽没有再看到插花楼，但可看到更多角楼、马面楼和更独特的“豫楼”。豫楼这种独立式的大楼立在堡中央，高七层，用于瞭望，也可以用做炮楼。它的形象则让人一下就会联想到河北安平汉墓壁画上那座高楼和武威雷台出土的那件“五塔楼”汉明器，另外这些大型古堡的整体形象也让人联想到敦煌五代壁画上的五台山佛光寺。总之，山西这些众多而密集的明代或更早时代的古堡形象使得壁画上、明器上的“坞壁”形象不再只有客居一个对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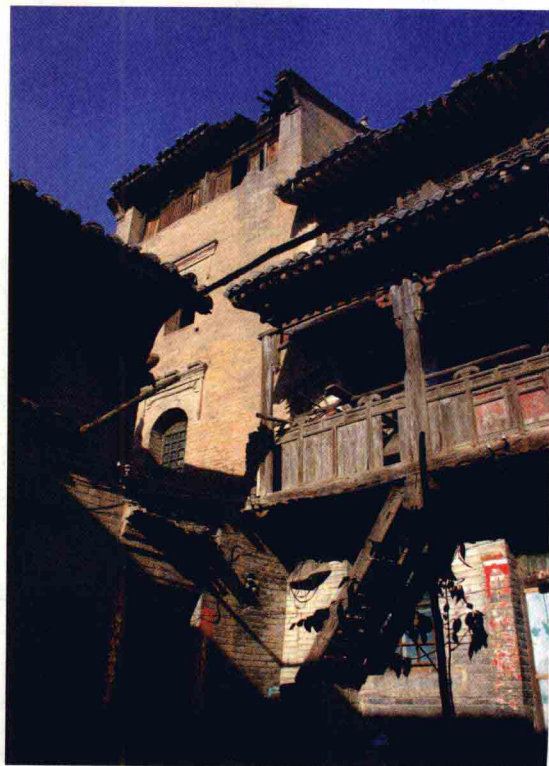


左上图：沁水李庄某宅望楼。



左下图：湘峪堡内密布跨街楼构造。

右三图分别为湘峪堡内带有插花楼的某宅正面、后面和内部。山西的楼与客居的楼相比多窗而少枪炮孔。



看过山西，我们再来看看南方的情况，现存堡垒遗迹中年代较早的是明军的屯堡，以贵州安顺地区的云山屯、上屯为例，云山屯位于一个山谷中，四面山壁陡峭，是天然的壁垒，山口处有堡门一座，形式接近于小型的城门，堡门以内的房舍格局与一般的村庄差异不大，令人关注的是临街的一座三合院，它整体形式接近于西南地区常见的凹字形吊脚楼，但它环有石墙，使其外表看上去很像广东龙川佗城汉墓中出土的一件小明器。云山屯后面的上屯是座堡垒式村庄，基本格局有些像山西的郭壁，村中有数座石砌炮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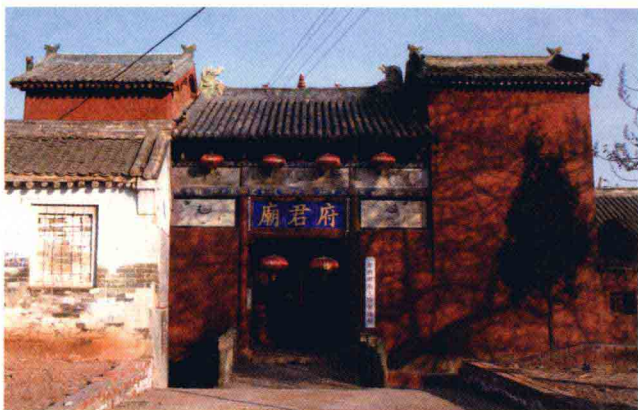
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尚有较完整原形的古堡遗迹多是明代以后的，然从魏晋至明上千年间不可能没有堡垒，如唐朝在西北地区与突厥、吐蕃等时有长期对攻，需要屯兵屯田，从现在遗迹看，当年军民住的地方就多有高墙壁的小城池或土堡，大小与现在大型的客围差不多。宋朝在与西夏、辽、金的边境上有众多的堡垒，叶适也在江淮地区建过堡郭。这时堡垒与城的等级划分更清晰，它是城以下的一种建制。从当时战事的频繁度来看，恐怕那时边境周边的田野中难有一般村庄存在，堡垒便是军民共同的栖身之所。及至明朝，其军事机构深入到各腹地，各地屯堡林立，北防游牧人，东防倭寇、海盗，中南防各少数民族暴动等等。除官方行为外，民间自行筑堡垒自卫的活动也一直持续着，特别是在官方统治鞭长莫及的地区。而当逢乱世，兵戈四起之时官方军力捉襟见肘，它便更会鼓励民间自保，以增强基层的防御层次和防御力度，减轻官方负担。明朝抗倭，民间义民作用巨大。明末农民起义后，各地乡绅聚众自保，数量相当大的农民军最终是被各地的土围子消耗掉的，李自成也是死在“保郭堡”但有胆跑出来的团练手中。清代太平天国爆发后，中国南部地区几乎遍布民间堡垒，也正是靠团练的力量，否则清朝早就完了。

早期堡垒只是没有能较完整地存留下来，或其基址上已修葺成或翻盖起了明代古堡或其他建筑。堡垒建筑世代相承，消失的坞壁建筑形式应必然或多或少地为后代堡垒建筑所继承。

山西古民居不仅继承了壁字，更使“坞壁”形象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虚无缥缈了。我们看到山西的壁就是后来人称的堡垒，这些明清的堡垒中带有许多汉唐时的建筑形制说明它们应也是早年的坞壁。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其中的里坊制，里坊制为营居，我们前面提到过“营居曰郭”。这些联系让我们可以认为汉晋的坞壁形式至少很大部分地存在于现山西许多称为壁或堡的古民居中，这些古民居形式又与出土文物上的坞壁形式相近，也与现存的古客居的形式相近。几种现象之间如此多的相互联系、相互印证，说明广州等地出土的“四角楼”等文物确可能与坞壁有关，客居也确可能与坞壁有关。

晋城大箕镇中的玫瑰教堂，建在一个古堡中，古堡整体为中式，有城楼式堡门和呈45度角放置的一个大碉楼。





左上图：郭壁村内的府君庙。右上图：辛壁村内的汤帝庙。晋城一带的此类庙宇多将大门和钟鼓楼结合在一起形成整体型正面，笔者觉得这种左右对称设置高楼的形式应来自汉阙形式。山西的民居至少在明清以后正面均不再是对称中轴格局，继续这种格局的是客家民居。



中左图：郭峪村内的“豫楼”。中右图：阳城润城镇内的高楼和布满高楼的高地庙宇。



与郭峪村一山之隔的上庄村内密布十几座插花楼。

（二）塙壁现象

客居构造中实在有太多塙壁的特征了，特别是我们本册书记录的客居中的各种围，它们如小城、小障，里面有里坊制般或营居般的生活。在客居各类型上塙壁的现象也太多了，除了客居常见的“四角楼”与塙壁酷似外，广东东莞、惠阳、深圳客村中的碉楼与河北安平汉墓壁画上的高楼和山西的“豫楼”、贵州屯堡中的石炮楼酷似；客居中的角楼与明器上的角楼和山西的“插花楼”酷似，客居中的东江诸大楼与“河南三进大楼”明器和山西的楼院酷似等。

广东韶关市的仁化县属于半客地，那里于清末建起了一座城堡叫双峰寨，四角楼造型，它的样式是来自于客家围楼，还是来自于当时存在的明清或年代更早的军事屯堡，没有相关证据。它是酷似四角楼明器的一个非居住性古堡实例。

福建三明市、永安市也是半客地，那里有座著名的安贞堡，该堡的主人现为一般福建人，但也有痕迹显示，堡周边地区曾为客家人聚居地。该堡前方后圆，构造复杂，其整体上并没有与某件“塙壁”文物相似，但它后部中间高起并出挑的小楼酷似广州四角楼上的局部构造。

为避战乱的客家先民逃到客地，但客地亦不太平，他们还要筑防卫性的住宅自保，而防卫性住宅应不可避免地与堡寨相似，而堡寨与古代的塙壁应必有传承关系。我们刚刚又在客居和塙壁之间找到了山西这个媒介，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客居的形式来源于塙壁这个结论，因为我们的论述中首先有两个假设：一是相关出土文物上的形象确能代表塙壁形象；二是以山西为代表的古堡遗迹上确实继承有塙壁的大量形式要素。两个假设中有一个不成立，我们的逻辑便不能成立，尽管这种可能性经过我们上面的探讨后已经变得很小。

还有一个问题，客地与山西不同，山西的土地上从前有塙壁，客地上有没有不得而知，那么客居是如何比山西更精准地延续塙壁形式的？为什么现在在山西至客地间特别是在客家先民南迁古道上几乎再找不到塙壁的影子？连堡寨的遗迹都很少。这几千里的空间中从前应有塙壁的延续物但后来毁了，除叶适的事迹外，《元史》中也提到过官军在粤北平乱，曾平十数堡。建于明代的一些山西古堡相传当年是请南方人做的设计，然客家民居中保留下来的明代遗物形式又比较初始化，纷繁复杂的现象使我们还是无法建立起严密的逻辑。难道是客家一直在建塙壁但好的都毁了，还是客家先民将塙壁的样子记在心中，偶然才让它复活了，还是某朝某代的某位设计者突然从出土古玩上获得过设计灵感，这些问题我们至今还找不到确切答案。我们只是相信，晋末、唐末南迁的中原人肯定是知道塙壁

形式的，当他们要大家族聚居，又要居所坚固安全时，他们自然会想起塙壁形式。当有条件时，他们就会想起最精致、最威武的塙壁形式，这是人之常情。然而无论如何，建筑形式的流变与所谓门第流转应是没什么关系的。

除了塙壁因素，客家民居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意象也与我们能看到的汉唐建筑意象颇为接近，它们都有一种因有自信才会有简单，用朴素表现雍容的气度和能力等等。

广东仁化县双峰寨。





山西设计精巧的古寨常将堡门与其他宗教建筑内容结合，左上图为山西沁水西阎村与文昌阁结合的堡门，左下图为沁水柳氏堡与文昌阁结合的堡门。

右上二图为湖北襄樊南漳春秋古寨，建于一处险峻山顶，依山顶地势建成细长形，现存北门有城楼。

右下二图为贵州安顺屯堡。

